



論衡

至角十一
至十四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13
3047
4



13
3047
4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其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



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其大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詩經 卷十一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克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禹紀山海淮南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非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都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維且萬里徒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維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維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
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
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
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
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
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論衡 卷十一 九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椽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日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

論衡 卷十一
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夫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
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
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
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臨北、
上視天、天云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
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
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
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
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
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
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
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論衡 卷十一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

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

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

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似類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似類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

論衡卷之十一
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

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
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臍、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論衡 卷之十一 五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旣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
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
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
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
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
辟者、日旣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

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日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論衡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曆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傍沍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賢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龍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問曰：汝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

君小之小
當作子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小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
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
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
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
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
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
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事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論衡

卷十一

二十三

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乎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夫夫以以以以以以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

言德
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以實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之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
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論衡
卷十一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碁、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徃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徃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言復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循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鬥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詩傳
卷十一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堯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竝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歛季
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卷十一終

論衡卷十二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
落則訾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
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
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

論衡 卷十二
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論衡 卷十二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育常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責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閎闕、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

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䟽拙於
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
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
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
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旣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

論衡 卷十二
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錘。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搥經。窮

竟聖意。文吏播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類。出類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蔦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承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貢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賣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
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
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
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

諸
卷十二
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
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蕪山樹
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蕪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
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食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食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勛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插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寃浹，光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疆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
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
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
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
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
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
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
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鈎鎌斬刈，乃成
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
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
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
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工，能彫琢文書，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上恐土器
一本作土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食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

論衡
卷十三
十三
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懷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又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一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平，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論衡 卷十二 十七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言德 卷十二 十七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
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
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鵬何
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
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
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
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吏衣黑衣、官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
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鈎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廓、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廓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關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二終

詰當作詰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疆

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

言德 卷十三
擊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擊一石之任、寡
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
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
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
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
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
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衰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曾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覓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有一
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勛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方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窺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疏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豈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留。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革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堯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磁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

言復 卷十三
發動之主。菰瓠魯縞。不穿傷焉。堊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銜者。賈賤不讐。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鍾所以能振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勦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閤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澗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論衡 卷十三
九
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啓牖、以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墮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亾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曾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論衡
卷之三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

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
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
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
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垂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
貳負之戶，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
古，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
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
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或棄捐，不
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
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
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

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葢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俛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閤脂塞、無所

愧得痛心
憤骨

好、欲與三百俛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論衡 卷十三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儻、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鄉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曾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滄海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旣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桓○君○山○易○鼃○鎔○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自雒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論衡 卷十三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何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

論衡
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騰無
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
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
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
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聾
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
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終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
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
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聞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論衡 卷十四
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水。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買者。棗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史。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平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狠。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

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千。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胃。腹。

能一有字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食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針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論衡

卷十四

四

論衡 卷十四 五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溼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溼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

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察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涸涸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

論衡 卷十四 七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
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
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
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
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
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
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
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
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
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
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申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穀當作谷

論衡

卷十四

七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論衡 卷十四
九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讖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讖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讖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厲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讖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讖人君有變怪天復讖告家人乎家人旣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直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言律
卷十四
十一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賂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日記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第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者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播杖

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臯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臯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也、持君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教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
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汎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及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及，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

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入為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溫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 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皴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卽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曉猶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page.

大阿爾山
寺子
寺子
寺子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ocated in the lower left quadrant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